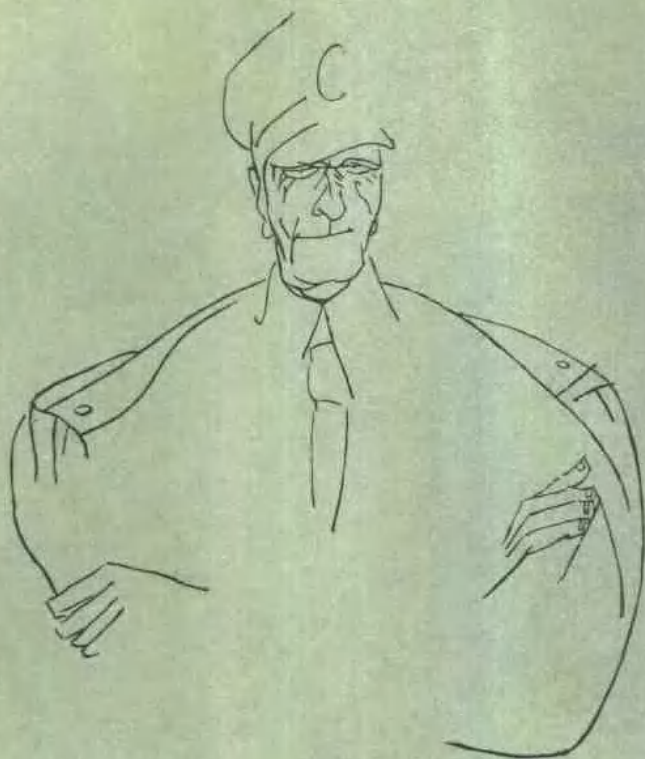


苏联当代文学丛书

SULIANDANGDAIWENJ

HU



乡村侦探

〔苏〕B·利帕托夫 著
陈宝维 夏忠宪 译

乡村侦探

〔苏〕 B·利帕托夫 著

陈宝维 夏忠宪 译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ДЕРЕБЕНСКИЙ ДЕТЕКТИВ

В. Л. ПАТОВ

ИЗДАТЕЛЬСТВО

«СОВЕТСКАЯ ПИСАТЕЛЬ»

МОСКВА—1975

乡 村 侦 探

[苏]В.利帕托夫 著

陈宝维 夏忠宪 译

*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通化市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3.75印张 插页2 352,000字

1986年11月第1版 1986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,320册

统一书号：10091·1067 定价：2.55元

前 言

维利·弗拉季米罗维奇·利帕托夫 (Виль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Липатов) (1927——1979), 是苏联当代著名小说家, 对于我国读者并不陌生, 他的中篇小说《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》和两部长篇小说《伊戈尔·萨沃维奇》、《这都是关于他的事》, 已先后介绍到了我国。利帕托夫出生于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家庭, 父亲长期从事新闻工作, 是外加尔地区的著名记者, 母亲是中学语文教师, 都积极参加过革命活动, 双亲的友人中很多是老共产党员。在这样的革命知识分子家庭的熏陶下, 作者从幼年就喜爱上了文学, 经常练习写作。1951年利帕托夫在托木斯克师范学院历史系肄业后, 进入托木斯克州报《红旗报》工作, 曾任编辑、记者, 很快擢升为工业部主任。这使他有机会广泛接触苏联的现实生活和社会上的形形色色的人物, 为他日后的创作积累了大量素材。

他从1956年开始发表作品, 到逝世前共发表了三部长篇小说、十四部中篇小说, 和一些短篇、特写及电影剧本等。他的作品大多以其家乡西伯利亚为背景, 描写自己熟悉的同时代人; 他善于通过曲折的故事情节和生动的人物形象, 以及含蓄的心理细节的描写, 来表现他对复杂的道德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兴趣。利帕托夫被苏联文学界认为是个“对现实问题很敏感的作家”, 他的作品在苏联读者中具有广泛的影响。

这本集子收入了系列中短篇小说《乡村侦探》和中篇小说《灰鼠》。

《乡村侦探》从1967年起，在大型期刊《旗》上连续刊出，公安特派员费奥多尔·阿尼斯金的形象，立即引起了读者极大的兴趣，1969年改编成同名电影，又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。

这部作品包括两个中篇、六个短篇。作者以阿尼斯金为中心主人公，接连叙述了八个不同的故事，其中有各种刑事案件的侦查，有民事纠纷的处理，有对日常生活的描写，有对战争岁月的回顾。整部作品构思新颖，风格独特，描写细腻，情景交融。

在作者的笔下，阿尼斯金既非神通广大的侦探，也不是建树过丰功伟绩的英雄，他是人民之中的普通一员，在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政权的年代，他曾英勇战斗，在和平的岁月里，他以出色的工作，保卫和促进了建设事业的发展。他认为自己是做人的工作的，所以时时处处接近、关心和依靠群众，对村里的情况了如指掌，他深刻理解民警工作的人道主义使命，不是单纯地揭露犯罪，更重要的是防止违法行为的发生，所以他对于盗窃、抢劫、杀人等等真正的罪犯，坚决打击，毫不留情，而对于初次违法的青少年，则怀着满腔热情，进行教育和挽救。他平等待人，办事公正，严于律己，关心集体……他的许多优秀的品质，赢得了广大群众的信赖与尊敬，因而他的工作总能顺利完成。作者塑造的这个忠厚、善良、纯朴、憨直的普通乡村民警有血有肉，栩栩如生，以自己的行动充分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，成为读者喜爱的一个普通苏维埃人的典型。

小说采用了独特的系列中短篇的结构形式，使作者能够

用较少的笔墨，自由地描写生活的各个领域，细腻刻划主人公的多方面性格特征，同时广泛描绘农村普通人的生活、习俗，展示出六十年代初期苏联边远农村的生活画面。

酗酒是苏联长期存在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。对此，政府和舆论都非常重视，有关部门多次号召全体公民坚决与酗酒和酒精中毒的现象作斗争，甚至在1972年还公布过这方面的法规。

作为一个对现实极为敏感的作家，利帕托夫早在1970年就发表了以批判酗酒为主题的中篇小说《灰鼠》。作品通过对四个酒友星期日一天生活的描述，刻划了一群贪杯者个性鲜明的形象，他们的出身、年龄、性格、经历虽然各不相同，但是伏特加使他们失去了一切：家庭、工作、健康、尊严，以致于自我，从生理上和心理上深刻揭露了酗酒所带来的痛苦与烦恼。作者在《灰鼠》里运用了大量对比的手法，用美好的自然景物和健康、幸福的人们生活，与小说主人公们不幸的嗜好和悲惨的结局进行对比，更增添了小说的悲剧色彩。贯穿全篇的严肃的思考、尖锐的批判含而不露，这不但诉助于读者的理性，更重要的是激发读者的感情，进行回味与思考。

两部作品都取材于作者的故乡——当代西伯利亚地区的日常生活，作品中的主人公是他熟悉的工人、农民、乡村民警、中下层干部……小说生活情趣盎然，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。作者娴熟地运用了不少成语、谚语和西伯利亚一带的口语、方言，赋予人物生动的个性语言，显示出作者驾驭语言的高超本领。此外，作者在叙述中有许多地方穿插了他所喜爱的自述体故事的形式，并大胆地采用了意识流的手法，描写幻象、幻觉，使当前的生活与历史的回顾、哲理性的思

目 次

前言	(1)
乡村侦探	
鄂毕河上月	(25)
一块鹿骨	(40)
潘卡·沃洛申娜	(63)
乡村侦探	(83)
纳雷姆式的离婚	(178)
有人离去，有人留	(209)
冬天三日	(228)
灰鼠	(372)

根卡·帕利采夫，德米 特里·帕利采夫之子……

1

民警阿尼斯金可算作村里最胖的人了。榨油厂厂长契尔卡申体重一百五十公斤，而公安特派员比契尔卡申还高出一个头，也肥胖得多，不过谁也说不准他到底有多重，因为阿尼斯金本人常说：“你来试试看，称称我有多重！”虽然他身肥体胖，在村里平时走路倒还迅速，尤其是在凉爽的日子里。他喜欢同人们交谈，可是对榨油厂厂长契尔卡申却深恶痛绝。

阿尼斯金在村里干了多久，只有老天晓得，他现在是什么警衔，村里人也说不清楚，因为他三年才穿一回制服，而且那还是在上区里的时候。这多半是由于他胖得出奇，他常说：“如果我天天穿制服，多少工资也不够我开销的！”夏天，他经常穿一条肥大的布裤子和一件灰衬衣，总敞开怀，露出花白的胸毛来，脚上登一双四十六号的平底便鞋，在泥

泞的天气则穿一双厚油布高筒靴，而到冬天就换上了灰色的毡靴，这时候，他的两条腿确实有大象腿那么粗了。

冬天，当他脚穿毡靴，在村里走动时，踩着雪地吱咯吱咯响，从村子的这头能够传到那头，村里的女人们一听见这种响声，便说：“六点了，该和面啦！”。夏天，他在六点半钟起床，所到之处便留下一连串呼哧呼哧的喘气声。他在傍晚五六点到八点之间睡觉，然后慢慢悠悠嚼着糖块喝茶。喝茶的地方，夏季是在院里，冬季则挪到墙上贴着从《星火》画报剪下的彩色照片的小厨房。

特派员的妻子却正相反，她身材瘦削，细语轻声，秉性温和，生着一对蒙古人的眼睛，名字自然叫做格拉菲拉。她不在任何地方工作，因此在村里可算作贵妇人了，但是并无任何人在什么时候见过她没事闲坐着，她从早到晚都在干活。格拉菲拉种了菜园，饲养了家畜家禽，还采集蘑菇和各种野果，然而民警家的日子却从来没有宽裕过，除了阿尼斯金和格拉菲拉，家中总有几位食客，况且还要不断地给这个儿子、那个儿子，或者姑娘寄点钱去，因为他始终想让孩子们多念些书。而格拉菲拉又会生养，一个个孩子都长得面色红润，身强体壮……

1960年的夏天，阿尼斯金的体重估计为一百二十公斤，比平时不多也不少。所以在闷热的七月的一天，下午四点左右，离睡觉还剩下不多一点的时间，他安详地沿着村里的长街，独自行走，尽量靠近鄂毕河高耸的堤岸，让树荫下的小风吹拂到面孔。河水平静地流向北方，鸬鹚在水面上盘旋，一条平底大船的桨架咿哑作响，划往对岸。河面一如既往，天空也和寻常一样，而在堤岸下，有群孩子象小马驹在水中扑腾着游泳。他们一见到阿尼斯金在堤上的庞大身影，立

刻比原来吵嚷得更凶，互相追逐，打起了水仗。

“整天泡在水里，多亏他们想得出这主意！”他停下脚说。“多亏他们想得出……”

他噙了噙牙齿，从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，仔细瞧了瞧，又想了一下，便把两腿宽宽叉开，弯下腰去。他由地上拣起一块血红色的碎砖头，系上手帕，象老娘儿们似的，一挥手将它扔到了堤下。

“把它蘸湿了！”他冲着孩子们喊了一声。“我的脑袋也不是铁打的……”

手帕落入了水中，孩子们争先恐后地朝它游去，他不慌不忙地把手搁在肚皮上，把头歪到了肩膀，就开始转动起了大拇指。阿尼斯金的眼睛象金鱼眼似的鼓突，脖颈短得简直等于没有；他好象被人搀扶着，以极慢的动作转过身体，对着站在自己身后的那一个人。

“喂？”阿尼斯金轻轻地问。“喂？”

“我站在这儿哪！”那人同样轻轻地回答。

此人约二十五岁，身穿方格衬衫、马裤和靴子，头戴灰色便帽，但是从头到脚的整个模样，丝毫没有常穿方格衣服的北美牧人的那种气派。小伙子的面孔露出一一种苍白的愁容和病态，瘦骨嶙峋的眼窝里，隐着一对美不可言，如同圣者的眼睛。但是怪就怪在从下面开始，出现了异常奇特的景象：支撑着这颗病态的脑袋和婴儿般纤细颈项的，是一个大力士的强壮躯体，宽阔的双肩左右舒展，发达的胸部高高鼓起，两条短腿宛若办公桌的柱脚牢牢站立，而在裸露的臂膀上，一块块被汗水冲洗得油光锃亮的肌肉，不知为何，时而隆起。他的脑袋和身躯仿佛各自独立生存，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人。“好家伙！”阿尼斯金悄悄想着。“嘿，跟他父亲

德米特里就象是一个模子脱出来的！好家伙！”

“你真是个怪物，根卡！”特派员噙了噙牙齿。“你的脸象天使，可身子象豺狼……”

“难道这是我的错，”根卡愁眉苦脸地回答。“难道这是我的错……”

“看来你是有错，”阿尼斯金若有所思地说。“如果你没错，我就不会在这大热天里，跟你磨蹭了。”

特派员手按肚皮，转动着手指，炯炯有神的眼睛望着鄂毕河，暗自满意地笑上两声，河面的景色尽入眼底，从这里可以看见沐浴在阳光下的河水及水面上的一只小船、堤岸上的老黑杨树与缓缓的河弯，还有手脚并用，正顺着黄土坡爬上来的孩子们。首先跳上岸的是其中最麻俐、最活泼的一个，他攥着手帕，奔特派员跑来，兴高采烈地呼喊：

“蘸湿了，蘸湿了，阿尼斯金大叔！”

然而他仍旧挺着脑袋，叉着两腿，一动不动地站了几秒钟。拿手帕的男孩抹去了脸上的笑容，闭起嘴巴，迈开湿漉漉的粗糙的脚板，朝特派员走过来。孩子小心地碰了碰他露在外面的臂肘，抬头看了看他的脸色，这时阿尼斯金才松开两手，把一只手搭在小孩的肩头。

“噢，你叫维塔利卡，维塔利卡·皮罗戈夫，”他说。
“你叫维塔利卡·皮罗戈夫，是瓦纽什卡·皮罗戈夫的儿子……”

然后他直起身子，接过男孩拿着的手帕，干巴巴地说：

“维塔利卡，你泅水去吧，你哪，根卡，把手帕从后面系上……我看不见嘛！”

根卡，就是穿方格衬衫和靴子的那个青年，小心翼翼地喘着粗气，把手帕系在特派员的后脑勺上，尔后走到一旁，

呆立不动，因为阿尼斯金惬意地眯着眼睛，打了个激灵，缩了下肩膀。水珠从没拧干的手帕流到他宽大的鼻头，淌过生满花白汗毛的前胸，落到了草地上。

“天哪！”阿尼斯金赞叹说。“好舒服！”

他头上顶着系了四个结的手帕，酷似一尊古代东方的大佛。

“您去洗个澡多好！”根卡说。

“你自己去洗吧！”

于是他又和大象一样，笨拙地迈开双腿，沿着街道，安详地走去。他面色阴郁，望着地面，紧张费力地思索着，可以明显看出他驼起了背，虽说象他这样庞大的身躯，在平时，背自然是不驼的。路经手拄拐杖、坐在长凳上的克雷洛夫老大爷的身旁时，他没打招呼，只是稍微动了动眉毛，对农庄办公室的窗户，一眼也没瞧，同挑着水桶迎面走来的女人，也没笑一笑。他一声不响，面目严肃，穿过了半个村庄，朝民警办公室所在的房屋走去。来到篱笆门前，阿尼斯金站住脚步，把手伸入木板中间，正要开启门栓，忽然停止不动了。

“唉，根卡，你究竟算个什么家伙？”他闷闷不乐地问。“你究竟算个什么东西，根卡？”

周围一片寂静，这只有在村头上才能见到。这里的房屋外面紧连着草场、雪松树林和矮小的白桦树，象阶梯似的，一层层，直抵墓地；在这里，快活的云杉林爬到了紧靠村边的房舍外边，一株株杉树如同头戴尖顶蒙古盔的武士，而黄灿灿的果实就象铠甲上的金属片一样明亮。

“我们进去吧！”特派员轻轻地说。“我们进去吧！”

进入昏暗的房间，阿尼斯金命令根卡站在门口，自己坐

到凳子上，把生满浅色汗毛，足有一普特^①重的大手，搁到桌面上。他一动不动地坐了片刻，然后瞪起民警的目光，说了声：

“啊？！”

“我能再待三天就好了，”根卡说。“我只要等到下水船……待三天就好了！”

“你说得倒轻巧，根卡，”特派员想了想，答道。“当然喽，星期一‘无产者’号就到了。这样你只剩下两天，就可以搭上它溜掉了……你说得倒轻巧！”他又重复了一句，接着突然大声喝道：“坐下！坐下，坏蛋！”

另一只凳子立在墙角，根卡发现了它，走过去坐下。他走路的姿势，象野兽撇着脚爪，钢浇铁铸似的脊背莫名其妙地慢慢游动过去，而脑袋如同与躯干分了家，独自移往凳子那个方向。根卡的全部动作都轻盈、平稳，落坐之后，他用一种优雅的动作，将手搁在膝上，象孩子似的舒了一口长气，接着拿一对诚实、亲昵、发亮的眼睛望了望特派员。阿尼斯金见到他的这种目光，好象凉水浇头，浑身一颤，之后他痛惜地说：

“你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强盗，根卡……走过了整间屋子，居然连一块地板也没发出响动。”

民警办公室的墙壁上有许多饥饿的黑蟑螂爬来爬去，它们的数目非常之多，但在平时阿尼斯金特派员对此并不理会，只是对来访者道一个歉，付之一笑而已。今天他却用凶狠的目光，盯着蟑螂王国的子孙们，疹人地微微眯起眼睛，不过他仍和刚才一样，审度着自己。他想探悉自己内心的什么奥

①普特 (nyti)，俄制重量单位，等于16.38公斤。——译者注，下同。

秘，但是未能做到，因此才痛苦地皱起了眉头。

“你说说看，根卡，你闯了什么祸？”特派员突然很客气地问。“不过你可别撒谎，好汉子，行不行？”

“噢，我的亲娘，”根卡泪水盈眶，诚心实意地低声说，“我什么时候跟您撒过谎，阿尼斯金大叔，什么时候跟您撒过一回谎来的……”

“你一贯撒谎！”阿尼斯金很和气地回答。“一贯撒谎，亲爱的！”

“噢，没有，没有！我，也许，在一些小事上撒过谎，可大事，我向来说的都是实话。因为我生来心里就藏不住东西，这是从我亲爱的妈妈那里传下来的，我从来不会撒谎，在您面前，阿尼斯金大叔，我在一切方面全是坦白的……”

根卡·帕利采夫不断地讲着甜言蜜语，如同圣者的眼睫毛眨个不停，然而阿尼斯金的思绪，却距离他越来越遥远。现在根卡好似祷告的声音在非常遥远的地方回荡，他的话语隐隐约约，似乎有层密实的蚊帐，笼罩住了阿尼斯金的全身，那苍白的病容似乎不在根卡的脸上，相互独立的脑袋和躯体似乎也不属于根卡，坐在昏暗的民警办公室的人，已经换成了根卡的父亲德米特里·帕利采夫了。他坐在那里，用俄罗斯圣母般的眼睛望着阿尼斯金，忽然特派员觉着座下的凳子摇晃起来，地板也由脚下飘逸而去……山谷里散发出潮湿的霉味，一颗硕大的绿色星斗飞入瞳孔，它飞了进来，扎得疼痛难忍，脑袋里嗡嗡直响，就象无数的钟声在空旷的教堂内轰鸣；左边乳头下的星状伤疤痛了起来，一团血块带着火药气味，落到了手上，而血水继续在绿色的星光下流淌……

“等一等，等一等……”阿尼斯金低声说着，摆动一下手，仿佛要把面前并不存在的蛛网拂掉。“等一等……”

他们沉默了一阵，后来特派员问道：

“你在庄子里干了些什么，根卡？”

“摘了女理发员的表，”根卡答。“是块金表……”

“后来呢？”

“她叫唤开了，阿尼斯金大叔，”根卡的声音勉强能够听见，“我就稍微掐了她一下……”

“往死里掐的吧？”

“噢，不是，您怎么能这样想呢，阿尼斯金大叔，我是头野兽，同时也还是个人，我怎么能为了了一块表掐死人呢？……您净想出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，阿尼斯金大叔，您想得太怪了，不用说讲出口，连想想都够吓人的，您说这些，简直让我心里头难受……”

根卡甜腻的声音越来越小，话与话之间的间隔越来越大，他慢慢地伸开两腿，仰坐在凳子上。他将声音放得越来越低，直到变成了耳语，因为特派员在用凝滞不动、若有所思的目光望着他。从这目光里流露出一种虽然看不见，但却能感觉到的东西，它捆住了根卡的手脚，阿尼斯金看穿了他的心肝五脏。

“那好吧！”特派员说。“现在，你的事，我全都知道了，根卡……我全都知道了，就象没收到过区分局的电报，捉拿极端危险的惯犯一样……你明白不，我不是从电报里，而是由你本人的口中知道的……”

根卡目前在凳子上坐的姿势和躺着差不多，肌肉发达的胳膊从膝盖上滑了下来，两条粗腿搭拉着，斯拉夫式的鼻子变成了尖的。后来他象一条鱼，用嘴吸了口空气。

“电报什么时候到的？”

“三天前……我没料到，你是这样一个傻瓜！”

特派员噁心地皱起眉头，噙了下牙，从凳子上立起，他那样子，似乎是早就应该站起，但是始终下不了决心。他立起身，走到俄式火炉跟前，从炉前小台子上拿起一盒杀虫粉，倒出一撮灰色的粉末，撒到炉口上。

“女理发员还活了两个钟头，”阿尼斯金压低声音说。

“你掐她的时候，干嘛要按亮电筒呢，根卡？…你这个傻瓜呀，傻瓜！…你长的这副嘴脸，掏别人荷包都不成，更甭说干带彩的勾当啦……这不，那女人认出了你的相片……现在你，根卡，要挨枪毙了！这一定要执行！”特派员烦恼地摇了摇头。“我在村里当了三十二年民警，还没出过杀人凶手……有打架斗殴，有偷窃案件，可杀人凶手……你是头一个，根卡！”

“别抓我吧，阿尼斯金大叔，别送我上区分局吧！”根卡的面部表情悲悲切切，强烈地央求着。“别送上去吧！”

这里可以感到乡间的宁静，既没有一点声响，也没有任何东西，能够使紧张的听觉得到稍许休息。唯有蟑螂在炉门后面窸窣作响。

“我从来没把自己村子里的人，凭白无故送到过区里，”特派员说话的声音不大。“你想想看，根卡，我凭白无故把村里哪个人送到过区里？”

“没有！”根卡鼓着炽热的嘴唇低声说。“没有……”

“你嘛，根卡，我要抓起来，”特派员接下来说的声音更低。“我一定要把你抓起来，不过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，如果你能克服懦弱的毛病，就能够得救，变成一个人……要是那懦弱的毛病战胜了你，根卡，那你就完蛋了！…你来决定吧，是要这个机会，还是不要……”

“什么机会？”

“是这样的！”

阿尼斯金在房间内踱了几步，臂膀倚着窗框，朝外面张望。他看见了阳光灿烂的鄂毕河，河对岸青蓝色的雪松林，而在松林后面是一片空漠；河道两岸相距一公里半，它的外边则是更为广阔的原野，因为从鄂毕河的对岸起，就是瓦修甘沼泽地，那里一派平坦，景象凄惨，纵横几十上百公里。沼泽地的上方，臭哄哄的蚊虫象乌云一样，长腿的鹈鸟不断哀号，太阳仿佛被拴住似的，悬挂在一个地方，木然不动。

“你听我说的机会，根卡”阿尼斯金说。“我限你在夜晚十二点以前，或者象区分局那些鬼精灵们说的，在零点以前……你在这个期限以前离开村子。就算你没见过我，我没见过你……你走吧，根卡！”

“能给一只独木舟吗？”根卡只用两片嘴唇轻轻说。“一只独木舟……”

“船，独木舟，都不给！”特派员强硬地回答。“你自己知道，我已经派人看守住它们了……你用脚走吧，根卡！”

帕利采夫又象没坐在凳子上，而是躺在那里了，不过他的脸已经转向了窗口，那里是鄂毕河，河的对岸是雪松林，而松林后面……

“这还不跟枪毙一个样……”根卡低声道。

“那你是怎么想的？”他并没立即作答。“你在掐死两个孩子的母亲的时候，是怎么想的？…不过你还是去沼泽里吧，老天保佑你！能活着走出去，你会变成一个人，假如死了，那也没错。现在全凭你自己作主了，根卡…我们的谈话就到此为止！”

帕利采夫呆若木鸡，一动不动，浑身的肌肉象发酵发了头的面团，挂在骨架上，俄罗斯圣母似的眼睛流露出兽性